



新建金沙书院效果图 (资料图片)

金沙书院：昔日海洋学堂 见证海洋文明

□本报记者 游笑春 林泽贵 文/图

厦门海沧湾畔，金沙书院，一座人文新地标正火热建设中。金沙书院诞生于大航海时代，缘起于欧洲商人与闽南的风云际会，其前身是月港开埠之前来海沧贸易的葡萄牙人建立的“商务中心”——金沙公馆。1548年，葡萄牙商人离开后，公馆被改建为金沙书院。培育本地儒士，改变当地走私逐利的民风，金沙书院成为当时士子读书的中心之一。这里不仅走出了一批倡导对外开放、拥抱海洋文明的先驱，还重新刊刻了举世闻名的《古今形胜之图》。虽存世时间待考，但金沙书院的印记，折射出当时反对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的思潮，也留下了闽南人经略海洋的身影，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穿越时空，金沙书院即将在海沧焕发新生，发出海洋文明的历史回响。

从“商务中心”到“海洋学堂”

海沧，因“沧江归海，海润沧江”而得名，处于厦漳泉闽南金三角之突出部，是东亚航海时代的重要起点。明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也是闽南文化的基因库。

16世纪下半叶，明朝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部分开放海禁，处在对岸的海沧也因此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一跃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航海节点。

鲜为人知的是，在月港开放海禁之前，海沧与欧洲人通商的故事就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位于海沧村南部的后井村，俗称四社周，旧名金沙、沙坂。这里是金沙书院的诞生地。

据考证，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武装海商和航海探险家在漳州持续进行隐蔽式贸易。葡萄牙人从广东沿海迁至福建沿海，先集中在九龙江口外的浯屿岛，后入驻海沧沙坂（今海沧区后井村）的金沙公馆直接和当地人贸易。这就是金沙公馆诞生之初的功能：葡萄牙人的商务中心。

当时，明朝海禁未开，中国私商、倭人和葡萄牙人在闽浙沿海大肆从事走私活动，甚至无法无天到开始大肆劫掠，导致明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面临失控危险。就在此时，明朝廷派遣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闽浙，以图恢复秩序。

在朱纨与副使柯乔的军事行动下，葡萄牙人在浙江、福建的据点被拔除。面对空出来的公馆，柯乔和时任漳州府龙溪知县林松想到了处置方案——“岛夷既去，乃即公馆

改为书院。堂庭廂廂，咸拓其旧，梁栋榱桷，易以新材，又增号舍三十楹。由是诸生讲诵有所。五澳之民，远近闻风，咸兴于学。”

闽南理学名儒、泉州同安人（今属厦门市）林希元，被聘任为金沙书院首任山长。

林希元在《金沙书院记》中清晰地记载了金沙书院的由来：“苏文岛夷，久商吾地，边民争与为市，官府谓‘夷非通夷，久居于非礼’……侯与宪臣双华柯公谋曰：‘杀夷则伤仁，纵夷则伤义。治夷，其在仁义之间乎。’乃偕至海沧，度机不杀不纵，仁义适中，夷乃解去……岛夷既去，乃即公馆改为书院。”

用文章教化百姓，让五澳、龙溪之民“强梗去而揖让兴”，成为金沙书院的使命。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古代金沙书院早已随岁月湮没，其建筑旧址上早已建起了民房。但在众多地方志和古籍中，都留下了关于金沙书院的记载，为今人展现了这座“海洋学堂”的传奇经历。

金沙书院的诞生，不仅证明海沧在月港开埠之前就有活跃的外国商人开展贸易，也体现了当时地方官员在海外贸易方面的理念之争。在金沙书院的教学管理活动中，这些理念不断交流碰撞，成为闽南人经略海洋的启蒙。

这里走出了经略海洋的先驱

在明朝海禁未开时，就出现大批国外走私贸易者，且与边民私通贸易，该如何应对？金沙书院山长林希元在著述中写道：“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

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这在当时“夷夏之辨”主导的文化界极为难得。

曾在林希元门下的诏安人吴朴，嘉靖十六年（1537年）为海商刊刻航海指南《渡海方程》，主张在海外“置都护府以制之”，“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可以通有无”。即朝廷不仅应该开放海禁，还要把国家权力延伸到海外，保护海商的利益。

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虔台倭纂》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寇。”

在海沧这个临海而居、以海为生之地，海洋贸易深入人心，经略海洋思潮涌动，金沙书院的教育，也受到这种开放海洋意识的熏陶。

周一阳的孙子周起元就是典型代表。周一阳为金沙书院首批学子，后曾任金沙书院教职，周起元随之受教启蒙。周起元官至太仆少卿，被列入东林“后七君子”，曾为《东西洋考》作序，并主持修建圭屿塔，大力支持开拓海上航路。周起元首次提出“月港贸易”概念，将月港定位为“天子之南库”，并直接表露反对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的观点，对月港发展成为当时东南沿海的外贸中心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海洋文明先驱。

金沙书院之所以意义非凡，还因为它曾重刻一幅在中西交流史上意义重大的地图——《古今形胜之图》。这幅图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一张传入欧洲的中国全境图，是欧洲汉学研究的起源文献之一。它不仅包括了中国的地理概况，还展现了中国人眼中的东亚和整个世界的概念。

《古今形胜之图》为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喻时于1540年在江西省信丰县北官编集首印，

依据是《明一统志》，目的是“欲便学者览史，易知天下形胜古今要害之地”，图上标明了明朝1129个县的山川地理，还有数千字的注述。

据《明一统志》记载，为让更多金沙书院学生了解天下形势及古今经济政治战略要害地方，金沙书院首批学子之一周一阳协助林希元于1555年在金沙书院重新刊刻了《古今形胜之图》。

在金沙书院重刻的《古今形胜之图》，很明显是用于教具，让学生便于学习地理、历史，从而了解世界形势。

诞生于大航海时代的月港重镇海沧的金沙书院，培育了众多具有海洋视野的人才。如“开台王”颜思齐纵横台湾海峡，并率领郑成功父老郑芝龙等人率先开拓台湾，实现了台湾从蛮荒迈向文明的起步。

书写新时代文化自信

穿越500年，2019年10月19日，金沙书院重建工程正式开工。

绝佳的区位、美丽的景观、优质的配套……这所崭新的书院择址于海沧湾新城区，总用地面积14769平方米。

走进金沙书院施工现场，浓浓的闽南建筑风格扑面而来。只见一座四重院落一字排开，绵延200余米。红墙、红瓦、夯土、木拱，大跨度连续性五重曲面屋顶，有如一部朝天铺开的经折装古书。

按照海沧的设想，金沙书院定位为两岸人文地标、闽台文化客厅，将致力于打造成为海丝文化传播中心、闽台文化交流中心、海洋文献典藏中心、闽南非遗展示中心、群众文化活动中心。

“海沧本土文化元素是金沙书院最重要的展现内容之一。”海沧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结合海沧历史文化内容，金沙书院项目已进行了展陈内容的构想与安排，并广泛征求评审专家、书院文化名家、海沧乡贤的意见，将重点展示金沙书院及《古今形胜之图》文化内涵、海沧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海沧历史文化名人。

“中国书院文化博大精深，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金沙书院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岳麓书社前总编辑唐浩明在考察金沙书院后感叹道。

“海沧姓‘海’，做好海洋文章是海沧不懈的追求。尤其是近百年来，从《建国方略》的海沧蓝图到嵩屿开埠的实践，从‘海沧计划’再到如今的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东方大港海沧的百年梦想，正在海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逐步实现。”厦门市海沧区政协文史学委副主任廖艺聪说。

赓续历史文脉，重振海沧海丝文化桥头堡的风采，新金沙书院将在新时代书写精彩一笔。

听海

面海长歌 文脉永传

□刘益清

在浪与天空接吻的地方，海浪提起永恒的脊梁。在桅尖与白云擦过的天路，梦想乘风之翼去远方。站立海岸，向未知的世界探寻真理。扬起风帆，向无涯的天涯高蹈灵魂。海无边，梦无限。闽之先人，踏浪而行，曾迎着汹涌浪涛开辟万里海丝之路。

而他们出发的海岸，是一座座照亮航路的灯塔。如马尾的中国塔，宁德的吉祥塔，泉州的六胜塔……塔灯照亮有形的航路，而塔灯之外，更有启迪智慧的坐标，那就是启蒙海洋文化的摇篮，比如近代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这里走出影响中国百年历史的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和以萨镇冰为代表的爱国海军名将。

历史的指针往前回拨五百年，明末九龙江畔崛起金沙书院，让福建人对海洋的认识，对诗与远方的追梦，遥遥走在国人前列。

金沙学子睁眼看世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觉悟，一种主动对标、接轨世界潮流的自觉。他们学习海洋知识，探究世界文明，传播中国文化，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十字路口上，思考人生的命运，追求奋斗的价值。

事实上，自古以来，面海临风，习舟冲浪的传统，让海峡西岸的闽人，深植海洋文明的基因，流淌爱拼敢赢的血脉。金沙学子追逐海洋文化，也是福建海洋文化传统孕育的先进群体。

曾经的金沙书院，已淹没在历史的风烟中。在海沧重建的新金沙书院，将让我们拨开岁月尘烟，回望自己的历史，也有利于我们梳理数百年的是非，寻觅真理的光芒！

近世以来，向海图强，开放而兴，是文明发展的一条基本逻辑，反之，自我封闭，悖逆历史潮流，则可能倒退变弱。今天，我们拨开金沙书院的尘烟，不仅仅只为重温历史的荣光，更为追寻历史的真理，让真理的光芒，照亮未来的征途！

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断汲取海洋文明的智慧和力量，传承海洋文化的优秀基因，永续造福祖国和人民。



建设中的金沙书院



古今形胜之图